

“你告诉他了吗？”

“只告诉他实香的名字。”

“你说的实香，就是十二日那天跟你聊电影的朋友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做的很好。刑警还有没有问别的？”

“其他就没问什么了。问我上学开不开心，练习羽毛球累不累之类的。那个人不晓得是怎么知道我参加羽毛球社的，当时我明明没有拿羽毛球拍。”

石神推测，对方应该是看到放在家里的羽毛球拍了。那个刑警的观察力果然不可小看。

“怎么样？”话筒传来的声音变成靖子的。

“没问题。”石神为了让她安心，用力说道，“一切都照我计划的进行。今后刑警应该还会再来，不过只要照我的指示做就不用担心。”

“谢谢，我们只能仰仗石神先生了。”

“好好加油，再忍一下就好。那么明天见。”

石神挂上电话，他一边抽回电话卡，一边对最后那句话微感后悔。再忍一下就好，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了。所谓的再一下，具体来说到底多久？根本不该说无法量化的话。

不管如何，目前的确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他早就料到警方迟早会发现富坚打听靖子下落一事，因此他才判断需要不在场证明；而那个不在场证明令警方起疑也是意料中事。